



【广深今谈】

深圳在新一年如何继续领跑,如何巩固一线城市的地位?唯有补足“法治”这块短板。

2015年,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深圳和广州

今论

深圳和广州的城市气质确实大不一样,但是在展望未来时,无论媒体、官员还是市民多数都在关心经济数据,有些人还在忧心自己的行业和饭碗。而我今天想说的未来,可能相对务虚,也未必立马能帮人赚钱,不过,我个人认为对于城市发展来说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意见。

接近去年年底时,在深圳的范围内,我个人没有什么有印象的新闻,但是深圳有关部门在12月29日突然限牌,却人为制造了最大的新闻。2015年,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深圳?我想这个关键词应该是“法治”。各界对于政府此次行为的批评可谓铺天盖地,但总结起来最关键一点就是,深圳此次突袭限牌伤害了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正是法治的根基。

深圳这个城市的活力无人敢于小视,和北京、上海相比,它没有资源优势,如今也没有政策优势,更多的时候,它是仰仗民间力量的野蛮生长和打拼,所以,深圳出的奇人、牛人总是超乎寻常的多。城市走到今天,政府的配套服务在硬件上勉强可以跟上这种向上的趋势,但是在“软件”上却一再拖后腿——“突然限牌,调整警察封4S店的POS机”这样的行为,彻底暴露了这座“先锋城市”的法治短板。

深圳在新一年如何继续领跑,如何巩固一线城市的地位?唯有补足“法治”这块短板。有了这块金字招牌,其他方面只要保持以往的趋势和动力,深圳就可以保证人才的继续流入,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在此创造奇迹。从“先锋城市”升级为“法治城市”,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法治意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法治水平的提升,而这些都是需要加大监督的力量,加大权力制衡的力量。深圳的未来在法治,不在表面的经济数据的增长。

至于广州,最近在某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4》中得分第一,位列“法治政府”排名榜首,这种排名虽有争议,笔者也不敢完全认同,不过,客观而言,广州相比于内地某些城市而言,在法治方面确实有些许优势。

广州的法治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广州在2015年最需要解决的不是法治的问题,而是整个城市发展方向迷茫、影响力下降,乃至会被甩出一线城市行列的危机。

广州这些年的发展一直深受前任主政者所谓“揭阳模式”的困扰,引进大项目,强力推进房地产发展,结果就是本来颇有生气的民营经济被有意忽略,本来的优势被弱化,广州在各种排

行榜上的强有力挑战者越来越多。

广州的最大优势在哪里?不在金融,所以不必人为强推“金融城”,这是政府推高周边地价的一个规划而已。不在房地产,因为未来10年,广州基本无地可卖。那么,广州的优势在哪里?在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业,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2015年,广州正站在一个新的风口上,能不能飞,要看自己的“悟性”。南广和贵广铁路的开通,直接为广州打开了又一扇通向西南的财富之门,北部湾经济圈、西江经济带、中孟缅印经济走廊都已贯通。广州是距离这几个经济圈最近的一线城市,也是文教资源最为丰富、传媒影响力独树一帜的城市,如何最大限度地文化产业发力?举例来说,南广、贵广沿线极富人文化底蕴的景点资源即是广州文化产业的发力点之一,整合、包装、推广是

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创意、广告、旅游等多个领域都会被强力带动,广州要有意识地去推动这方面的工作,要有做“带头大哥”的意识。

在城市内部来说,广州有必要对文化产业推出更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的力度至少不应弱于对于软件业的扶持,特别是在税收方面。相比软件业,广州的文化产业在华南地区本来是有优势的,这些年一再错失机会,某些方面已经被深圳超越,这是最大的失误。文化从虚到实,从想法到项目,需要的是政策吸引、人才聚集和产业配套的组合,广州这些年来走错了方向,今年恐怕是最后扭转文化产业颓势的机会。再不补救,差距将越来越大。

2015年,深圳与广州都有各自的困境与挑战,突破这些困境,城市发展有望更上层楼,祝福这两个城市。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缘木求鱼】

热闹之中无风景,风景从来在心中。真想看风景,风景就无处不在。

热闹之中无风景

木木

2003年底,一位朋友一家三口移民加拿大。出国之前,当地的朋友提前为他们租好了房子,但在电话中,却略带歉意地告知他们:由于时间太过于仓促,所以只能在这“人声嘈杂”之处临时“抓”了一套房子,等住下之后一切安顿妥当了,再慢慢寻觅中意的住处吧。

千里迢迢、几乎两眼一抹黑地跑到异国他乡去,有一块能够遮风避雨的屋顶迎接他们,应该足以令人为之欣慰并倍感温暖了吧;至于人声嘈杂不嘈杂,在这种特别时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更何况,中国人似乎从来就不怕热闹,甚至许多时候怕的是不够热闹,即使如朋友这种贪静之人,有国内大环境锻炼出来的底子在,应付起嘈杂的人声来,也足够游刃有余。

到达目的地并安顿好行李之后,正是上午时分,旅途的劳顿,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兴致,夫妻二人用“单薄”的婴儿车推着一岁多的“大胖子”,踏上了陌生的街道。这个友人电话里描述的“人声嘈杂”之地,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自然景色很美,街道很干净,环境格外地静谧。两人推着儿子很高兴地一路走下去,但没过多长时间,兴奋便渐渐为隐隐的不安所代替了;走了五六分钟,竟然没有遇到一个路人!

朋友夫妻,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北京人,被大都市的似锦繁华熏染惯了,就对如此的“人声嘈杂”之处,很不习惯。按照他们的说法,别管什么时间,一个人或两个人在干净、整洁、静谧的街道上走半天碰不到几个人,心里就难免空落落地不踏实,总幻想着马上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虽然明知

道是过虑了,但就是控制不住这种惶惶的感觉。

为了免于这种负面情绪的折磨,没过多久,两人就急急地搬了家,抛弃了这个“人声嘈杂”之所,另寻了一处“人声鼎沸”之地安顿了下来——这回心里踏实多了,低头、抬头,左边、右边,终于又随时都能看到人了。

中国人大多是爱凑热闹的吧,过去如此,至今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其实,不惟中国人如此,其他国家的人也差不多。据说,每到冬季,生活在北欧的人们,就总习惯往气候相对温暖而且人多的地方跑,以化解深藏在骨子里的抑郁感。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北欧人,每年冬季都会跑到北京,蹲在CBD的地铁口,一边晒太阳,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铁口进进出出的汹涌人潮,脸上写满了舒心的笑。

上海人只有在新年之夜跑到黄浦江

边看灯景、迎新年的爱好,纽约人也有挤到时代广场看跨年度演唱会并“傻呵呵”地一起数倒计时迎接新希望到来的传统,可见,爱凑热闹,是人类“通病”。凑热闹,看的不是风景;凑热闹,看的其实是“医生”。大约就是倚赖心里踏实多了,低头、抬头,左边、右边,终于又随时都能看到人了。

因此,“凑热闹”,大约还会继续下去吧。虽然上海新年夜踩踏事故发生后,许多人呼吁、警告,不要再“凑热闹”了,但鉴于人类的本性,类似的呼吁、警告,最终都难免沦为“耳边风”的下场。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伤痛过后,热闹从来依旧。既然本性难改,为了免于悲剧重演,大约就只能在管理上想办法。

上海踩踏事故发生后,有人马上把纽约时代广场万人守岁的照片发到

网上作对比,并详细介绍了纽约警方为了避免人群出现不可控局面而采取的诸多措施,比如,用护栏隔离出应急通道,把人群用护栏分割成不同的部分,采取措施避免人群的无序流动等等。这些措施,显然都有很现实的借鉴价值,直接“拿来”,估计就能在短期内发挥相当明显的作用。

要避免类似的人间悲剧反复发生,除了城市管理部门要多想办法、早作安排、充分借鉴有益经验之外,恐怕爱凑热闹的参与者也要有所改变。热闹之中无风景,风景从来在心中。真想看风景,风景就无处不在,哪怕寂寥书桌边的一抹绿色、一缕墨香,也胜过灯红酒绿装扮下的滚滚红尘;真想凑热闹,当然亦无可,但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让暂时的热闹,影响了未来的风景。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文人影响你发展

王国华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大力挖掘各类古籍古书,只要文章中提到自己这个地方,就千方百计抬高、重塑,把自己打造成历史名城之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旅游收入也跟着蹭蹭往上涨。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多次提到安徽五河县,五河县人却无法把自己跟名著挂上钩,甚至避之不及。

书中写道,五河县有一户姓彭的人家,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五河县人眼界小,全县的人都去奉承彭家。又有一户姓方的人家,祖籍徽州,在五河开典当行,要同本地人作姻亲。本地的余家和虞家世代乡绅,彼此通婚,两家都不肯同方家做亲,后来这两家中出了几个贫困方家嫁妆的人,

娶了方家女儿,才彼此做起来。久而久之,在五河形成了“非方不亲,非彭不友”的习气,即,如果不同方家有亲戚关系,就不算正经人家,如果同彭家没有来往关系,他就不必再有朋友了。

彭家的一举一动都是大事,成为本地人饭桌上津津乐道的谈资。风水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多次提到安徽五河县,五河县人却无法把自己跟名著挂上钩,甚至避之不及。

书中写道,五河县有一户姓彭的人家,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五河县人眼界小,全县的人都去奉承彭家。又有一户姓方的人家,祖籍徽州,在五河开典当行,要同本地人作姻亲。本地的余家和虞家世代乡绅,彼此通婚,两家都不肯同方家做亲,后来这两家中出了几个贫困方家嫁妆的人,娶了方家女儿,才彼此做起来。久而久之,在五河形成了“非方不亲,非彭不友”的习气,即,如果不同方家有亲戚关系,就不算正经人家,如果同彭家没有来往关系,他就不必再有朋友了。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如此捧着彭、方两家的人?彭家、方家似乎没有带给他们什么明显的好处,想来,并非见贤思齐,而是为了套近乎,哪怕像阿Q那样,赵太爷骂了他,也是跟他说话了,向别人提起来,显得自己跟这些名门望族关系不一般,与有荣焉。让别人对自己刮目相看,顺便从中谋点小利也有可能。

五河县人对彭家和方家的巴结,让乡绅世家出身的虞华轩十分不屑。从乡下到城里来办事的成老爹见到虞华轩,自称大后天要到方家去吃饭。虞华轩派人打听到方家当天并无请客计划,决定捉弄一下成老爹。他先叫小厮买了一个请帖,上写着“十八日午间小饮候光”,下写“方构顿首”,送到成老爹睡觉的房里。成老爹回来一看,自己

随口扯的谎竟成真事,也洋洋得意起来。他兴冲冲地赶到方家,跟主人聊了半天,没见请客的意思,只好悻悻返回。而此时虞华轩请了几个人在家里大鱼大肉胡吃海塞,见成老爹回来,奚落他说,你到方家去吃好东西,也不管我们。来,拿上好的陈茶给成老爹泡上,让他消消食。成老爹只好饿着肚子吃了一晚上的茶,越喝越饿,气个半死。

成老爹一千人等,怎么能代表得了五河县人?但吴敬梓记载的,就是这些人。当今五河人,肯定不想挂靠吴敬梓。前世五河县人得罪吴敬梓,后世跟着背黑锅。当年五河县人如何得罪吴敬梓的,已不可考。但一个教训是今人应该记取的,对文人好一点,你好我也好,否则,哼哼,后果自负。
(作者系深圳杂文家)

鲁智深搞慈善很在行

晋东南

好汉的特点之一就是急公好义,《水浒传》里有几个做过慈善的好汉,一共三个半,宋江、李逵、鲁智深,戴宗算半个。

宋江和阎婆惜闹了别扭,五更起床出门,碰到了起早贪黑卖汤药的王公,想起自己先前答应给他些金子养老送终,一摸口袋,落在房间里了,回去取,又发生了诸多变故。这次慈善没有做成,却是宋江做好事的一个样本,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及至宋江刺配江州,在琵琶亭酒楼和李逵、戴宗、张顺吃饭,李逵一指戳倒了

卖唱女子宋玉莲,宋江送上白银二十两,虽然大大超越了宋老儿得三五两银子的期待,但包含着让他们不要告官的意思,带有部分赔偿的性质,算不得慈善。

李逵性格粗鲁,行事莽撞,却也做了一件好事,回蓟州接老母上梁山,半路上碰到打劫的李鬼,李鬼假称自己上有九十岁的老母,李逵看他孝顺,就说:你这么孝顺,就给你十两银子做本钱,改行做点正经事。李逵有自己的逻辑;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必然会改邪归正。这样的附加条件,无可厚非,是真正的慈善。

要说具有创新精神、别具一格的

水浒慈善,非鲁智深莫属。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里说,史进在渭州一个茶坊里吃泡茶,巧遇鲁智深,相约去吃酒,路上又拉上了打虎将李忠。到了潘家酒楼的包间里,谈论武术正在妙处的时候,听得有人唧唧呀呀哭泣,原来是被肉铺老板欺压的金老儿和金翠莲父女二人。鲁智深当即就决定送些盘缠,让他们回老家去,先是自己拿出五两银子,又从史进那里取了十两银子,又看着李忠:史进那厮取了十两银子,又看着李忠:你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犹豫犹豫摸出二两。鲁智深很有意思,单把十五两作为善款,李忠不太情愿的二两银子,丢回去给他。

依我看,鲁智深已经深得现代慈善的精髓。其一,他不像宋江一般老是自己掏钱,单打独斗,力量有限,而是发动了周围的人和他一起做;其二,对于不太情愿的,丝毫不勉强,慈善要自觉,如果做了好事却是挂念着,搞得自己身有负担,这样的慈善不如不做。戴宗只能算半个。公孙胜探望老母,不见回还,梁山很挂念,派戴宗去找。在路上,戴宗先是发现了杨林,又看石秀英勇,想拉他入伙,看石秀落魄到卖柴火,当即就赠予十两银子给他做本钱。这十两银子,目的是要梁山吸引人才,不能算是纯正的慈善。

鲁智深的做法,已经具有了“众

筹”的雏形。说来也巧,水浒传里,“筹”字被用作计算好汉人数的量词,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里,李逵、朱贵带了朱富、李云、上梁山,叫做“次日,四筹好汉带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伯大寨聚义厅来”。这里的“筹”和“众筹”的筹不是一个意思,但从实际上看,梁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众筹项目,是各种人才的众筹。

现如今“众筹”是一个概念和实务上都流行的词汇,据我所知,就在本文写就的前几天,深圳又有一家50人众筹的书吧开业了。
(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



【南腔晋调】

梁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众筹项目,是各种人才的众筹。